

乡愁大理

无意挑花带蝶归

李筱燕

一日偶然读到“白云堆里踏青槐，惯入深林鸟不猜。无意带将花数朵，竟挑蝴蝶下山来。”这首《樵夫词》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春夏之时山林清幽、槐花绽放的画卷，于自由自在的意境中赋予了些许野趣与惊喜。

在与诗人产生共鸣的同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童年跟随大人上山背柴的乐趣来。那时家家户户做饭大都以麦秸秆、玉米秆、烤烟秆之类作为燃料，遇上农忙请工或是请客吃饭才会奢侈地燃烧木柴。显而易见，麦秸秆一类是收完庄稼后的二次利用，但木柴要到很远的山上去砍了背回来。而背柴是一件特别让小孩子们羡慕的事，大早出发，太阳偏西才回。回来的

时候时常携带着山茶花、老鹳果、五味子等野花野果，有时甚至有美味的蘑菇、松子、核桃……

大人们禁不住我们半大孩子的软磨硬泡，终于答应带我们上山去背柴。第二天打早起床做早饭吃，出发前用锅底的饭捏几个饭团，中间包点腌豆腐或酱豆，然后在火炉边烤得微微发黄，这是大家的晌午饭。出发时天还没亮，除了砍刀，女人们背着背架，男人带着扁担绳索，我和伙伴们则背着背箩。之所以这样成群结队，是因为听说多年前山上不时会有豺狗出没。虽然谁也没见过，但人多热闹，而且无论发生什么都可以互相照应。

穿过几个村庄，爬上桉树遍布

的黄土山坡，走过崎岖的山路，翻过一两个树木稀疏的小山包，一路说说笑笑也没觉得怎么累，两个多小时后到达了山上松树茂密的地方。此时天已大亮，大人们拿出砍刀，体力好的爬上树将松树的枝干砍下来，差不多够了的时候，再下来把枝干上面的细枝丫去掉，然后将柴捆在背架或扁担上；体力差一些的只是砍些长得比较大的麻栗树等灌木丛，偶尔也捡一些别人砍下丢弃的枝丫；孩子们被分配去捡些引火用的松毛、松球。孩子们的眼睛还不懂得欣赏山野美景，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不务正业地采花、摘野果，嬉笑打闹中还捡了很多蘑菇。

晌午时分，大人们停下来歇气，拿出饭团分给孩子们，平时每

顿都吃的白米饭此时就着清幽的山泉分外香甜可口。大人们在对我们恋恋不舍的目光中扔掉许多有毒的胭脂菌、蕈菇，然后互相帮着背起柴、挑起担便顺着来时的山路返回。走了一段路，我们才发现上山容易下山难。来时轻装上阵，此时，我们和大人相比虽然背的不重，但由于上山及后来的体力消耗，下坡时腿部微酸发抖，走上一段就要求在路边停下歇息。如此走走停停，等回到家已是日落时分。忍着疲惫将蔫了的野花插进楼上祖宗合的瓶子里，把差点压坏的野果分给没上山的伙伴们，同时不忘大肆吹嘘自己的神勇以及见闻，时常讲得眉飞色舞。第二天，背柴的后遗症彻底显现，腰酸背痛腿抽筋。

但不到半个月又开始缠着大人一起上山，就这样不停地在酸爽与被虐中循环。

再后来，为了保护森林，禁止滥砍滥伐，农村开始使用蜂窝煤，没过几年，家家户户用上了清洁能源……同时通过义务植树、飞机播种等活动和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桉树替换种植等工程的实施，自然环境得到了更大的恢复。时至今日，放眼看去，群山环翠。偶尔上山，树木葱茏，野花飘香，蝴蝶萦绕周围，蜜蜂吟唱其间，常见野兔、野鸡出没在树林和草丛中，如果幸运，还能见到猴子、麝子的踪迹。背柴的故事只能在回忆中讲述给那些烧柴不见山、吃米不见糠的孩子们了。

在西山听松涛

安建雄

穿行在大片苍翠的松林间，群山起伏，就如置身于无际的绿色浪涛中，心随之荡漾，情为之倾倒。

松风在低吟浅唱。此时，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遥远而纯净的西山，在“一鸡鸣三州”的宾川县钟英乡境内。

应朋友之邀，我们前往藏在西山崇山峻岭之间的一个名叫干河箐的小山村做客。

遥远的小山村，给了我们尽情穿行于林间小路的快乐。翻过一

道道山梁，越过一条条小溪，满眼的翠绿，一路的清新。偶尔，我们停下来，捧一捧清冽的山泉水解渴，摸一摸路边粗壮挺拔的松树，或放开喉咙对着群生长地呼喊，听自己的声音在松林间纯净而快乐地穿行。

名叫干河箐的小山村，坐落在摇篮一般的山谷里，周围的山坡上，到处都是大片苍翠的松林。干河箐盛产核桃，我们去的时候正是果满枝头的季节。房屋掩映在树丛中，偶尔露出一个檐角，再加上

墨绿色的枝叶间袅袅升腾起来的炊烟，简直就是一幅自然传神的鲜活的水墨画。

偶尔有核桃树的枝干横斜在小院的上空，上面挂着几串刚收回来的金黄的玉米或是火红的辣椒，从下面经过时，伸手摸一摸，一种亲切的感觉很快传遍全身。

最快乐的事，是背上小竹笋，去松林间捡菌子。朋友熟悉每一片松林，甚至熟悉每一棵树。他知道哪一片林子里生长什么菌子。细碎的阳光从茂密的枝叶间洒下，林间

弥漫着松木油的醇香。有风吹过，带来一阵阵松涛声。我们像一条条幸福单纯的游鱼，在波涛下惬意地游动。用不了多久，小竹笋满了，连衣服上都沾染了缕缕山菌的香气。

夜幕降临，酒意已酣，围坐在火塘边，开始喝茶。不大的茶罐儿，放入一撮茶叶，在炭火上烤一烤，再摇一摇，等到茶香溢出来，将滚烫的开水倒进去，“哧”一声，白气升腾而起，茶香便沁入五脏六腑。

喝了茶，睡意全无。趁着微微的酒意，邀约朋友爬上屋后的山梁。

星星点点的夜空下，风儿轻轻吹来。一浪一浪的松涛，由远而近，似来自遥远传说中的天籁，染一身绿色的禅意，将我们淹没在没有喧嚣的山野间。

没有前生后世，没有生死轮回，此刻，只有敬畏。闭上眼，让大自然神奇的浪涛洗涤灵魂的尘埃。连绵的群山，在清冷的星辉下静默。

在遥远的西山，很庆幸能有这样的一个夜晚，在松涛声中静心地面对自己。

洱海行笔记⑬

龙龕之叹

北雁

2018年4月7日 星期六 中雨

沿着村巷来到洱海边，一个三滴水的大照壁上，远远可见“龙龕古渡”四个大字。洱海一目在望，顿让人心襟坦然、满眼开阔。

龙龕是洱海以东地区及沿岸周边居民前来大理古城的重要渡口。在和一位老人的闲聊中，他给我说起了当年公路不通，沿岸交通主要靠船，每待“三月街”“春节”等传统节庆，船只停满龙龕渡口，场面尤为壮观。特别是海东的船只，载着穿着艳丽的姑娘们进城，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海东姑娘进了大理城，领袖映红一片天！”接着又说当年大家一起出海打鱼，一起撒网，一起拉大网……

我知道，那时的洱海，一条木船就是洱海人家的全部生计，渔家人民在风里浪里记录着生活的辛劳与奔波。在大理民俗学者施立卓的《大理笔记》中，有一段文字对洱海的船只进行了专门的描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洱海里，全是船民们自己打造的适合在这个高原湖泊中飘荡的木质船。一种是木船，体大挂有风帆，用作长途运输，人力划桨费力，有两层楼高的布帆，动力全靠风力；还有一种‘座家船’，像骡子一样有耐力而且灵便，所以俗称‘骡子船’，适合于居家打鱼；另有一种叫‘夫妻船’的小船，一对夫妻，女的划桨，男的撒网，出海一次十天半月捕了鱼上岸出售，晚上放下船篷过夜。不论大小，船上都备锅碗盆灶，大木船上还可以喂养鸡、狗、猪。虽然船民们在岸上都有房舍，但只有节庆日期才回去住几日。”这些天行走洱海之滨，我倒是看到了许多铁皮船，禁渔后被渔家集中到渔港里，或是被抬到柳林之下。而那些古书里说到的古船，在完成自己的使命后，或许就被拆卸成块，接着被做成一些古旧的桌椅，安放到洱海沿岸某个生意兴隆的餐厅，开启生命的另一段旅程。

没能见到立卓先生笔下的古船，不免有些遗憾，但我却看到了一些古树。古渡沿岸有几株棕榈树，古庙门口有两株紫薇，村民食堂里还有一棵大青树，而村口亦植有一排新柳和细叶榕。让我印象深刻的却另有两

株，一株长在白浪翻天的水边，是一棵粗壮的水杉。我在巷道尽头发现它，就迫不及待地给它拍了张照，我还发现人们在树下面用石头给它垒了一个台。在渐渐回暖的春风里，茂密的杉枝已经正在吐蕊，相信过不了多久它就会枝繁叶盛，不论什么季节，都将是洱海岸边一道美丽的风景，或许还将是一个远方游子心中抹不去的乡愁。

在隔得不远的巷道里，我在一个小院中看到了另外一棵树，我确信它是一棵桃树，此时已经发出一身新叶，将盘曲的枝干衬托得更加秀美。小院里正在施工，树下落了一地的叶子，还有一个鸟巢。我不晓得这株桃树是否逃得过被伐倒的噩运。到了今天，即便就是人类一个生活场所的变化，都会带来一些或大或小的生态浩劫，多少虫鱼鸟兽，会因为我们会大兴土木而流离失所，亲离子散。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世界将不再原有我们。几年前洱海边散客旅游一时井喷，许多民宅纷纷拆倒改为小客栈。在隔得不远的另一个湖滨村落，有一对我认识的年轻人，婚后不久建好了房子，但两年不到就要拆掉，感觉惋惜，房主却说房子不养人，不拆没有出路。去年我旧地重游，果然一个崭新的客栈早已建成营业，并突出了高高的房顶，似邮轮一般被做成了露天酒吧，以空中优势俯瞰洱海招徕游客。没过多久，小两口便与外地投资者签下了一笔价格不菲的租赁合同，心安理得做起了专职房东。

在建筑工艺不断发达的当下，我们究竟能在这种浮躁当中留下些什么？在大雨里离开，已是晚饭时候，龙龕渡口，因保护洱海而责令停建的房子不只十栋。古意盎然的巷道里，表面贴着停业整顿标签却依旧暗暗经营的客栈、餐厅依然存在。

我在心底一遍遍呼唤这个名字：龙龕！龙龕！这个让人动心的美丽村落。我们拥有的是绝对值得自豪的文化底蕴，然而让人时常感到担忧的不仅是电影的粉饰，更重要的是不要在旅游开发的热潮中变得急功近利而迷失了自我……

四月间，小城迎来一场薄薄的春雨，滴滴答答，远看似薄雾如轻纱，近看如雨帘，一串串飞落的诗行，尽情地无私地滋润小城的每个角落。杜鹃花被小雨浸润得格外绚丽，洁白的杜鹃花瓣如雪，粉红的杜鹃花瓣如火，点

春雨贵如油

吴丹萍

缕了春意盎然的院子。绿叶被小雨养育得更加青翠透亮，露珠儿在叶片上轻歌曼舞，唱给我一首动听的歌。听天籁之音，心里被小雨的爱滋养，喜悦如波浪一阵阵涌来，似清泉，如蜜甜。

撑着雨伞，踏步而歌，不觉来

到垂柳下，往上观看，那千丝万条垂柳从树顶俯下身来，柔和谦卑，在雨里摇曳风情，婀娜多姿。站在雨雾里垂柳下，享受这春雨送来的柔情蜜意，幸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今夜，我又伴着小雨入眠，感谢春雨！带我回那安静的故乡。

灯光

远山

小时候，家就是那个亮着橘红色灯光的地方。放学后和一群顽童在野外玩耍，直到将暮未暮，火烧云染红了半边天，母亲的呼唤跃过一排排屋檐，穿过柳堤河岸，响彻整片原野。藏在草丛里昏昏欲睡的雁雀闻声惊鸿而起，赶着羊群的牧民摇曳着奔流的云朵归家，山林里树叶摩挲着大地沙沙作响，我也似似的赶在蝙蝠出洞染黑天空之前狂奔回家。

远远望去，一盏盏的灯光影绰着袅袅上升的炊烟，洒染着母亲一声声呼唤，心中顿时踏实下来，急切的步子放得舒缓。月光如水笼罩着万籁俱寂的村庄，天边偶尔闪过一抹亮光，雾气随之渐渐升腾，爬过妖娆的柳枝，弥漫墨色的远山，和泛着月光的鳞鳞屋瓦。村子里静谧如一池含苞待放的莲花，暗香随夜色涌动，仿佛听得见花开的声音。

临近院子，隔着轻薄的轩窗，看到母亲在灯光下忙碌的身影，心头

霎时如一池柔波荡漾的春水，不由得生出融融的暖意。那灯光如一枚被岁月轻抚过的橘子，散发着暖暖柔柔的光泽；又像一个饱经沧桑却温柔如初的长者，看时光变幻，人事变迁，却风轻云淡，静定安然。

每每看到那灯光明亮如初，日日不变，心中便多了一份无惧岁月的踏实和从容。因为知道，无论何时，累了，永远有一处可以歇息的港湾。

长大后，像一叶小舟在人生的沧浪里跌跌撞撞，时常撞得头破血流，夜阑人静，走在无人的街头，看万家灯火，遥想远方的故乡。

有的灯光亮如白雪，映得屋内高档家具泛着寒光，想必是一家富人，屋主主人该是过着锦绣琉璃般的无忧生活。也或许因为这光太过耀眼，缺少一点点温暖，所以偌大的空间显得些许冷清。有的灯光暗如一抹萤火，逼仄的房间里看得

到垂柳下，往上观看，那千丝万条垂柳从树顶俯下身来，柔和谦卑，在雨里摇曳风情，婀娜多姿。站在雨雾里垂柳下，享受这春雨送来的柔情蜜意，幸福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今夜，我又伴着小雨入眠，感谢春雨！带我回那安静的故乡。

情侣，在一方只属于他们的锦绣生活中，如两个能工巧匠般，勤劳织就着他们的风尘素衣。

灯火阑珊，街头如世事长河，人事消长，生生不息。历史向前奔涌，这不灭的灯光映照了多少对相爱情侣依偎的身影，隐藏了多少独自徘徊街头的寂寞，点亮了多少连夜奔赴的旅人归家之路。它不挣不抢，不喧不闹，默默守护，让暗夜里的人们有了一丝光明，一点期盼。

物欲横流，多少次走到选择的渡口，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就要在暗夜里迷失，彷徨无定，不知何去何从。走得太远，甚至忘记了归家的老路。在黑暗里挣扎、摸索，循着心里那一点光亮，才得以抵御眼前的暗夜。那一点光亮就是内心的灯光，让我们在追逐的旅程中不至于迷失方向，那盏灯光，需要坚持和勇气保驾护航，才能越来越明亮。那盏灯，叫作最初的梦想，它时刻提醒着我：心安处即是吾乡。

雨中即景

罗家贵

雨越下越大
大姐已经把羊放出圈门
弓着腰吃力地跟在羊群后面
此刻已不可能因为雨大
再把羊赶回圈里

羊群像挣脱缰绳的野马
不顾一切
直冲向放牧的大路

年长的大姐气喘吁吁
紧跟在羊群后面
才消失在这边核桃林里
又出现在那边的山道拐弯
转眼间已经不见了

在乡下 不论雨点多大多
亲人们依旧要风雨无阻地
奔波出没在生计之路上
为了今天 也为了明天

枯叶蝶

晓风

也许，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
让那片灰蒙蒙的残叶儿
被风雨里的双手沾湿
然后，轻轻地贴在玻璃窗平面

无数好奇的眼睛
几行说明的文字
永远猜不透挡风帘后的秘密

我想，最后扇动过的翅膀
不仅为了仿生，以逃避天敌的跟踪
生命价值，也不单纯为一种美丽
真诚地纪念一个逝去的严寒季节
会使后来者倍加热爱春天

热情的夏季

李泽

在无垠的时空
擦肩而过

一刹那的共鸣
留下火辣辣的话语

撒下万缕情丝
心灵的魅力

萌生了一片绿洲
在闪光的记忆中

流星划破夜的宁静
洒落一串铿锵的诗句

叩击心的谷底
荡起和谐的旋律

于是
按下闪光的快门

摄下彼此的永恒

独爱空中月

吴金满

曾动心于风的纠缠
风的柔情

可风的朝三暮四
就算擦肩而过

也只能挥挥手

花的清香
花的美丽

也曾想倾听花的心声
可心才动花已谢

即便有心去追
也无力挽回

雪呢 更是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就算搂在怀里

留下的
也只是是一场梦

唯有天上的月亮
以最远的距离

独守一隅
圆也相视

缺也相望



渔舟唱晚 (油画)

陈彬作